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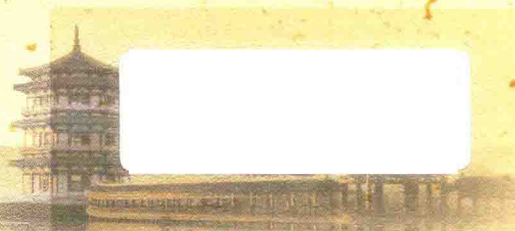
| 第二辑 |

我爷爷失踪之谜

WOYEYESHIZONGZHIMI

杨东刚 著

阴阴的一张黑脸上长满了蒿草般的络腮胡子，胡子里面蓄满肃杀之气，浪迹江湖几年没啥出路，最后来到芦苇滩，给大财东金八爷家当镖客，押着骆驼链子闯包头跑黄白货，吃喝嫖赌样样喜好，动辄拿脑袋当儿戏和阿拉善大草原上杀人越货的土匪们兵刃相见，一匹白马骑得风驰电掣，两把手枪百步穿杨，这可不是瞎吹。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第二辑 |

我爷爷失踪之谜

WO YE YE SHI ZONG ZHI MI

杨东刚 著

——
阴阴的一张黑脸上长满了蒿草般的络腮胡子，胡子里面蓄满肃杀之气，浪迹江湖几年没啥出路，最后来到芦草滩，给大财东金八爷家当镖客，押着骆驼链子闯包头跑黄白货，吃喝嫖赌样样喜好，动辄拿脑袋当儿戏和阿拉善大草原上杀人越货的土匪们兵刃相见，一匹白马骑得风驰电掣，两把手枪百步穿杨，这可不是瞎吹。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爷爷失踪之谜 / 杨东刚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12
(灵武文丛 / 孙志强主编)
ISBN 978-7-227-06210-3

I. ①我…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0729号

灵武文丛

我爷爷失踪之谜

杨东刚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伊 青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0090

开本 880mm×123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20千字
印数 2000册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210-3/I·1587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 001 / 我爷爷失踪之谜
- 009 / 憨 栓
- 017 / 夫妻关系史
- 028 / 沉重的大地
- 039 / 荀老汉卖瓜
- 047 / 惯性抢劫
- 061 / 老刘四出游
- 073 / 少年朋友
- 078 / 白发的乡村
- 081 / 最后一个渔夫
- 084 / 凝望遥远的星空想你
- 090 / 生活里的插曲
- 102 / 头 奖
- 107 / 我是一个青涩男孩
- 123 / 荀姨的儿子在北京
- 132 / 美女从眼前飘过

145 / 绝地之恋

156 / 奔向灿烂

168 / 芦草滩

236 / 新嫂嫂

239 / 稻苗青青

246 / 春 花

257 / 季花花

261 / 冷 月

266 / 老 屋

我爷爷失踪之谜

20 世纪 40 年代，天下大乱，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国共两党也和和打打、打打和和忙得不可开交。地处大西北边塞的宁夏、甘肃、陕西一带，水旱灾害频仍，抓夫要兵、苛捐杂税、苦害得老百姓喘不上一口气，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盗贼蜂起，社会治安无从说起，我爷爷的八亩薄地顶了租子之后，也就逃出去在江湖上另谋生路。

我爷爷在三十四岁上那一年，出了一回大名，其实他老早就有名，三十四岁那年，名可就出大了。

据说我爷爷为人凶顽，阴阴的一张黑脸上长满了蒿草般的络腮胡子，胡子里面蓄满肃杀之气，浪迹江湖几年没啥出路，最后来到芦苇滩，给大财东金八爷家当镖客，押着骆驼链子闯包头跑黄白货，吃喝嫖赌样样喜好，动辄拿脑袋当儿戏和阿拉善大草原上杀人越货的土匪们兵刃相见，一匹白马骑得风驰电掣，两把手枪百步穿杨，这可不是瞎吹。

有一回骆驼链子到西山定远营，我爷爷去剃头铺子剃头，他要剃头老汉把脑壳刮光，满脸的大胡子一根莫动。剃头的矮老汉心里好笑，那头不就像个球了？他觉得这人怪怪的，一时心血来潮，就双手使两把刀子在我爷爷的头上耍手艺，刀子寒光闪闪，在大脑袋上呼呼生风，我爷爷点着了尺八长的铜烟锅子悠闲地抽烟，眼都不眨一眨。剃光了头，我爷爷翻起身

来，从裤裆里抓出一把现大洋，擦在剃头老汉的秃顶上说，老子也有点手艺想在你头上耍耍！

秃顶老汉看出这人面露凶相，心惊肉跳地问，你咋着耍？

我爷爷从腰里拔出两把光屁股盒子，冷笑说，你要是敢动一动，枪子儿打穿了你的龟孙子天灵盖可怨不得老子手艺不好！

阎王爷，你饶了孙子这条小命吧，姓老汉身子像抽掉了筋瘫软下去。

我爷爷冷冷一笑，笑的时候那一脸的乱胡须全都生动活泼地抖动起来，他不由分说，把姓老汉提溜直了，走出百步以外，回转身来，甩开两把盒子左右开弓，“铛”一枪，“铛”一枪，清脆又悦耳，剃头师傅僵硬地站立着，他大概已经失去知觉昏死过去。每枪揭去一枚现大洋，十二枪响过，十二枚现大洋骨碌碌、骨碌碌满地滚，没有稍着剃头师傅一根毛，街道两旁看西洋景的人每人憋了满满一头汗珠子，临了爆起一阵炸了营般的呼喊。

我爷爷吸口大气朝冒烟的枪口上吹吹，然后狂笑了一阵子，说，这些钱就算是老子赏给你的剃头钱了！别了双枪甩甩袍子扬长而去。

剃头师傅从此吓成稀屎痨，成天屁股眼里稀屎扑哧扑哧冒个不停，到死也没有瞧好过。

我爷爷一辈子浪迹天涯四海为家，没娶过妻室，回到芦苇滩就和金八爷的四姨太滚在一个被窝。我爷劲儿大，年纪轻，比金八爷强悍十倍，这一点，四姨太十分顺意，每次都能让我爷酣畅淋漓。四姨太知道金八爷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的，逢着金八爷高兴的时候，四姨太还敢跟金八爷撒娇开个玩笑说，你老人家该软的地方硬了，该硬的地方咋这么软。金八爷宽容地呵呵一笑，把那黄黄的胡子在她粉脸上摩擦几下完事。好在那女人子宫阴寒，不适宜细胞生发，没有养个野种的忧患，东家正在用人之际，也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假装糊涂。

我爷爷到了包头。有他包下的一个青楼娇姐厮搂厮抱，玩得也很开心。

据说这位娇姐出身名门闺秀，她爹读过长安大学，很有声望的惠安堡

高级小学就是他出资创办的。马鸿逵军夺得红白交界处的盐池县后，她爹就是盐池县县长。后来把她配嫁给马家军的一个师参谋长，好景不是很长，红军从靖边那边打过来又夺盐池，参谋长率军援救盐池县以后，不幸中了红军埋伏，军队被歼，他骑马落荒奔逃，连人带马掉进了黄河被水冲走。红军解放盐池后，杀了县长全家，没收全部家产，娇姐几经周折，流落包头，我爹就是从她肚子里爬出来的，那应该算是我奶奶。

我爹出生满月十八天，那女人耐不住寂寞又接了别的客，那男人在我爷爷到达包头的前三天逃到天津卫去了，一辈子再不敢回来。我奶奶被我爷爷一巴掌打翻在炕上，一刀捅穿了肚脐眼，我爷爷就把我爹捆在后腰带上上路了，从此他就在爷爷的马背上奔驰，在爷爷的骆驼驮子上跳舞，喝马奶吃骆驼料晒着毒花花的太阳，沐着无边的月光欢乐茁壮地成长起来。

金八爷待我爷爷好，我爷爷也就死下一条心地给金八爷干，虽然他不识得几个汉字，但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精神是一点也不含糊的。金八爷在芦苇滩上占着几百亩上等好田，这里是宁夏小平原引黄灌区的腹心地带，黄河的水顺着大渠小渠能汨汨地一直淌到庄稼地里，年种年收。金八爷使着众多的长工、短工，在外边又倚仗了我爷爷的双枪，用两链子骆驼跑生意，遇见过好几回土匪打劫都是有惊无险，人财没啥闪失，买卖又是一本万利，金八爷的事业兴旺发达，如日中天。

我爷爷在三十四岁上和劫路的土匪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

那场血战是数股土匪经过精心策划联合行动，旨在要了我爷爷的命，解去心头之恨，报了血海深仇。若干年间，我爷爷曾用在那剃头匠头上揭银圆的枪法，使七条绿林好汉命归黄泉，使草原大盗们的七次抢劫未获成功，眼巴巴望着黄澄澄的大烟土和金元宝、白花花的马蹄银从枪口下流走。

那一夜，月黑风高，鹅毛大雪铺天盖地，从贺兰山三关口扑向前套平原。三关口有个紧要去处叫贼沟门，是蒙古大草原通向宁夏的咽喉要道，山大沟深怪石林立，历来是凶险之地。土匪们在山势嶙峋之地营造了十几个地

窝子，上面盖得严严实实，趴在里头啃着冰块子似的干馍馍，等了三天三夜，一个个虎视眈眈，从石缝里悄悄窥望，黑洞洞的枪口向外张着，设下了天罗地网，张开了血盆大口。

我爷爷和手下几个镖客弟兄，押着十八峰驮满金银元宝、羊皮羊绒、各类山货的骆驼，和三五个拉骆驼的脚夫迤逦而来。贼沟门一过，前面的路就平平坦坦，人烟不断，没啥凶险。我爷爷已经给金八爷打过招呼，说如今路上险恶多凶，祸端难测，跑回了这趟就此洗手不干。因此，这趟买卖，他把我爹安顿在家里那两间破草屋里没带出来，准备着回去盖房买地买老婆、买牛买马，该买的都买。

当然这一切土匪们早都打探分明，有了这一回前面失手了十回都见他妈的鬼去吧。

我爷爷两把盒子枪上满了子弹大张着机头，眼睛四处乱转，这地块儿他妈的山岩峥嵘阴风呼啸、鬼哭狼嚎，活活一个阎王殿的地狱收容所。

倏忽之间，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枪响如同爆豆，人纷纷扑地，骆驼纷纷扑地，驮子跌下来稀里哗啦，四野八路大雪迷天风声鹤唳，混沌一片，我爷爷一个鲤鱼打挺滚进了几峰被打倒的骆驼中间，手扣着扳机眼瞪得如同鸡蛋，四下里瞅不见一个人影影，只见一片片欢乐灿烂的火花从地底下、岩石缝里喷射出来。再对自己周围一瞧，人仰马翻骆驼倒地，喊爹叫妈一片惨呼，人血染红了骆驼，骆驼血染红了雪地，我爷爷恨得咬断了牙根没瞅下一个土匪，只看见头顶天空翻腾着紫黑的浓云。

我爷爷突然就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就偷偷笑了，笑了之后就趴在死骆驼缝里再没动弹。先前他还以为这一回是在劫难逃，就猛然间想起了我爹，他那年才八岁，想起了八岁的儿子就淌下了几滴清泪。这阵子他趴得展展的，一丝动静都没有，任凭头发梢子上子弹呼啸而过。

枪声渐渐停息了，贼沟门一片死寂，哨子风依旧从空旷的山沟里刮过，带走一股又一股的血腥味。雪还是没遮没拦地卷下来，倒在地上的骆驼，

倒在地上的人，渐渐被雪盖上，雪把方才发生的一切不慌不忙地全都抹掉。

一直到了后半夜，地窝子里才稍稍有了动静，我爷爷轻轻抬起头瞅，看见那里出来了三个彪形大汉，他们探头探脑，举着枪一步一停，十分谨慎地向骆驼群搜索过来。一个哆哆嗦嗦说，没有出气的了吧？另一个说，杨大爷一死，我谁也不怕。

当地响了一枪，三个人惊叫着撒丫子就跑，跑出一截子路，其中一个就狗吃屎栽在了地上。我爷爷站起身来大喝一声：站定！再跑老子再开一枪！两个土匪立马回身跪在了地上，把枪扔了，大声号叫：杨大爷呀杨大爷，饶了小的们一条小命吧！吼喊之间，钻在地窝子和石缝里的十几个土匪都爬了出来，战战兢兢把枪扔开趴在了雪地里，大声哭叫求杨大爷饶命，说从今往后再不敢和杨大爷较量了。

我爷爷说，枪给老子收拢！之后，我爷爷从身边的死骆驼上拽下一包银圆扔给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盘缠，再不要叫我看见你们，你们走吧！众土匪千恩万谢一阵，慢慢立起身，慢慢后退，然后转身呼啦啦开跑，像一群受了惊的野马，顷刻间就消失在茫茫雪原上。

我爷爷待到天亮，摘下狐狸皮帽子，从那里拽出三颗子弹，他就又笑了，自语道，天王爷爷不要老子的命也是没办法，这帽子挡寒，还能挡住子弹，真他妈的有趣！

事情处理完备后，金八爷在上堂屋摆了一桌丰盛酒宴款待我爷爷，特地让四姨太出来作陪，那天四姨太打扮得花枝儿招展，十分妖艳，脸蛋儿搽得粉白细嫩，眉目画得秋波荡漾，小嘴儿抹得红若蜜罐，秀发梳得水灵光滑，穿一件玫瑰红旗袍，雪白的大腿半山半水，香气芬芳，满身的风骚，她就紧挨我爷爷身边坐了，一双丹凤眼一池春水地在我爷爷身上荡来荡去，风情万种的样子。

金八爷捋着他黄黄的胡须，十分客套地说，本来呢，老大说了，这趟生意回来就金盆洗手了，不料出了这档子事，全仰仗老大鼎力挽救，虽然

死了几个人，死了几峰骆驼，可我金家半份家业得以保全，这全是老大你的功劳呀。我的意思呢，老大你听着，今年呀，南边关中一带呢，旱得厉害。粮食呢差不多颗粒无收，饿死的人呢不在少数，皮眼下马上就是春荒，粮食呢就更是斗米斗金的价钱，我意呢，你再辛苦一趟，驮上咱宁夏的大米走一回，这趟呢回来，我的也有了，你的也有了。我也做了准备，给你盖一套四合院子砖瓦房，这四姨太呢，你要是喜欢就送过去服侍你，你要是不喜欢呢，你就另媒另娶，我再给你三十亩地，一架车，牛呢马呢你挑口轻的牵上几个。话说回来，这趟呢，看是你老大，去呢还是不去，这要看你的意思。我爷爷端起大海碗里的酒，咕嘟咕嘟一口气灌下肚去，拿衣袖揩揩嘴，站起身来说，八爷这样待我，我哪能驳了八爷的面子。我也算定这趟生意是斗米斗金，饥荒之年哪有比粮食更金贵的货呢。八爷你就准备吧，准备好了咱就起身，赶在正月里运到，正是荒年荒月的好茬口。

这天，八爷和我爷爷全都喝得酩酊大醉，四姨太陪着他们，也喝得张狂，一直喝到夜半三更，尽欢而散。我爷爷没有回自己的那两间草屋，径一直被四姨太搀扶着进了四姨太卧房，四姨太一心要跟我爷爷，这一夜更把我爷爷伺候得周周到到、妥妥帖帖，叫他像条死鱼白肚子朝天漂在水上，没了一丝丝劲儿。

刚过罢春节，二十驮子宁夏大米上了驼背。我爷爷押着骆驼链子，骑着高头大马向东南方向出发了。

出了宁夏川，进入南边老山，越走越荒凉，偶尔见棵树也是半死不活的，看来一百年也长不大，驼铃的响声在山崖间空空洞洞的回荡，崎岖的山路上不断碰见拖儿带女的男人女人蓬头垢面蹒跚向北逃荒，春天的风刮来的是干燥得让人嘴脸开裂的空气和满山沟弥漫的黄沙尘。越向南，逃荒的人越多了，各个衣不遮体、有气无力，投过呆滞的目光。间或就看见有人倒毙在路边，被饿得发疯的野狗撕扯着。我爷爷突然就想起他爹当年带着他们母子两人从西峰镇出来逃荒的情景。

那时月，西峰镇一带就闹了饥荒，饿殍遍地，不久就瘟疫大发，死得路断人稀，有连村子死绝的。他们好不容易逃到环县地界，他爹终于抗不住病体的折磨躺倒了。那鬼地方真正的穷山恶水，想喝口水比上天还难，他爹卧在一个大石头旁，他妈把仅剩下的一块干粮饼喂在他嘴边，他硬是不肯吃，他对女人说，有这块干粮饼，你好歹要把我娃带到宁夏川那地块投个活命，那地块是天下黄河富宁夏哪！在那块巨石旁，他爹躺了两天，死了。他和他妈就在山沟里捡了些石头擦在他身上，擦起一个高堆，就算是埋了，后来，他那坚强无比的妈没有辜负他爹的遗愿，苦死累活九死一生好歹把他带到了宁夏川。想到这些，我爷爷由不住鼻子发酸。

骆驼链子的后面渐渐跟上了人，迎着他们走过的饥民又回过身来跟在后面走，驼铃依旧在空寂的山野里不紧不慢地咣当咣当。又走了两天路程，后面的人越跟越多，我爷爷心里直犯嘀咕，知道是这些饥民看出了骆驼驮子上装的都是粮食！到了麟游地界的那天晌，骆驼队的前前后后跟随的人群已经到了几千人，老人哼娃娃哭，女人呻唤，男人们眼里冒着火花子，驼队前面的饥民们越走越慢，眼看着堵住了驼队前进的路途，路左路右、后边的人像蜂群一般直拥。手下人神色恐慌地给我爷爷出点子，眼看要发生抢粮食的大事，不如早点开枪，打倒几个人，就能赶散了。我爷爷十分茫然一句不吭。又走了一程，驼队终于被堵塞得停止了前进，我爷爷无奈地下了马，蹲在路边一块嶙峋怪石上，拔出尺八长的铜烟锅子，一锅紧一锅的抽起烟来。

饥民中有几个老者看出他是当家人，一齐走到离我爷爷十步远的地方双膝一软全跪下了。一个须发全白的老人带头哀求道，老爷在上，看在苍天的份上，你就救救这些可怜的生灵吧，也算是你老人家来人世积德一场，我们将来只要有一条活命，就忘不了你老人家救苦救难的大恩大德。这中间，又跪下成群的人，求告声哭泣声阵阵震撼着我爷爷的心房。我爷爷的汗滴子满脸流淌，这一刻，他又想起了他方才八岁的儿子，那是他今生今

世唯一的亲骨肉了！这会儿，他也许正在那两间破草屋门前玩呢。好狗日的，我爷爷想，去年秋天，他就敢在黄河滩上和放牛的娃们把金八爷的一条小牛犊子拉进密密的树林子烧熟吃了。宰牛时就是他执的刀，也许这狗东西能活下去！我爷爷深深叹口气，怎知道我这下半辈子的伙食账今天就要有个了结，要么杀人如麻，用人血装满自个的丰足，要么……

我爷爷抽足了烟，把铜烟锅头一下扔出老远，刺溜爬上一峰肥壮骆驼，站在高高的大米驮子上，拔出两把盒子“叭、叭”，朝天开了两枪，鼎沸的人声才被压了下来，我爷爷大声吼喊道：父老乡亲们，不要乱挤了，链成个鸡溜队我们现在开始放粮！

“放粮了”，满山沟一片欢呼。

手下人惊呼起来，杨大爷，这万万使不得呀，我们的身家性命全在这里了，这回去可是没法交代呀！我爷爷眉眼一瞪，黑脸子一沉：由老子一人担当！

夕阳西下的时分，水红色的日头把山谷照得红黄红黄的，山野里一片闹腾，领到了粮食的饥民，纷纷跪在沙地上给我爷爷磕了响头，然后散去。二十驮子粮食放完的时候，还有许多人没有得到粮食，我爷爷没了法子，说，你们把这些骆驼杀了吧。

黑夜降临了，暗幕遮蔽了一切，山野渐渐宁静下来，有野狗的撕咬声远远传来，从这个夜晚起，我爷爷就失踪了。后来金八爷咬牙切齿地雇了杀手满天下寻他，也没有发现啥蛛丝马迹。

许多年后，有人说他进了黑老山，拉杆子当了土匪，后来投奔了李弥的军队，从云南撤到缅甸金三角去了。又有自称知根知底的人传来消息说，我爷爷已经在解放军里当了营长，解放太原时还挂了花，全中国解放后，转业到西安干事，在镇反运动中被查出说他原本是个大土匪，手里有多条人命，被拉出去集体用机关枪扫了。也有人溅着唾沫星子说，都他妈扯淡。

憨 栓

那是一年夏天，我们三个小伙子奉了队长的命令，骑上三匹全队最好的快马，寻觅着你的脚印，走了半夜又一天，才到达你的地方。

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呀！无边无际的荒沙丘，没一个人影，没一间房屋，没一点声响，静得让人听得见嗡嗡的地声，听得到从碎石、黄沙、骆驼刺里泌出的叹息。

要不是我们终于看见马蹄下的荒坡上冒出一缕淡淡的青烟，我们确实没办法找到你了。原来，在这荒坡下的沟崖上掏开的小土窑，就是你安身立命的家呀。

是了，因为你的小土窑下边，有一条流淌着浑浊的山水的水沟，那是你和你的牛群得以生存的必须的条件。

在那无数沙丘的坑坑梁梁上，七零八落地长着一些沙蒿柴、柠条、猫儿刺、芨芨草、甘草秧子，那些绿色植物加上你的牛群，才不觉你是这块土地上唯一的生物。

那仅有的建筑物，是沟对面的山上，那个被风雨剥蚀得残缺嶙峋的烽火墩。

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你生活在你的小天地里。

进门半步远，便是一盘小土炕，上边放着你简单而肮脏的行李。靠近门的角上，有你用石片垒起的小锅台。你正蹲在灶门前用沙蒿柴加牛粪块

烧饭。你十指苍黑满脸皱纹，动作缓慢又迟钝，这些都和你不足五十岁的年龄不相当。

只有你见到我们时，那裂开嘴巴的憨笑，还似乎保留着童年般的天真——尽管你笑的样子十分丑陋。你嘴上仍然衔着那个烟锅头，那是一根羊腿骨掏成的。早先在队里你曾用它抽水烟，后来你大概没钱买水烟丝，就把那眼儿凿大了一些改抽旱烟，或葵花叶、茄子叶，或别的什么叶。但不管抽不抽烟，你总是把它噙在嘴里，连烧饭的时候也不例外。

从你的小土窑门口，通到下边的沟底，有一条小路。这条弯曲的小路，就像你的人生之路。

是了，只要我们认真地回忆一下，就想起你的名字来了。你叫杨山。但人们很早很早以前就约定俗成地叫你“傻子憨栓”了，简称为“拐憨栓”，我怀疑这就是你的乳名。

其实，我对你不可能知道得更详细一些了。你是谁家的儿子，或者是谁人的父亲，都不知道。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中，有人说你在旧社会当过兵，有人却说你给什么人家扛过长工，后来，他们说你是骑兵团长。我仔细调查了解过，才知道解放后你给农业社放过多的驴，老骑在一头麻驴的脊梁上，这就是“骑兵团长”的来历。

你有过老婆吗？似乎是没有，但也不敢定论。那些个年长的人们说起来也是吞吞吐吐的。他们说你曾经有过一个女人，而且很漂亮，好比是武大郎配上了潘金莲。也安稳地活过几天。后来，村里来了个外流人，住在野地的瓜棚里，你看他日月难熬，就收留到家里一块过活。谁知一来二去，竟和你老婆勾搭上了。你发现了，但没发怒。你似乎自我感觉配不上那潘金莲，心里总也歉疚的，也就容忍了他们非分的爱。不料，后来的一天夜里，他们竟爬上火车跑了，跑得没影没踪，并且带走了两岁的男孩子。而另外一些人，又对这种传说显出不屑的神情，实在叫人难以琢磨。

60年代，我们这些孩子对你有了直观记忆，你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

的衣裤，粗针大线，歪三斜四，惹人好笑，夏天戴一顶破破烂烂的草帽，连下雨的时候也不摘掉；冬天，戴一顶差不多掉光了毛的狗皮帽子，两个耳扇儿老耷拉到两侧去，扇儿扇的。

你的职业也好像老在变换。队长说：“憋栓，淘粪去！”你就淘粪去了。队长说：“憋栓，挖沟去！”你就挖沟去了。每次谁让你干了那些谁也不愿意干的脏活儿、累活儿之后，你从来没有开口多要一分工。每年年终分红，你的工分总比别人少，分到的粮、分到的钱也很少，但你什么也没说，给多少就多少，好像你永远很满足。

我的脑海里，还储存着这么一回事，那是在饿死人的年代。

队里死了一头小驴驹，本是瘦得猴猴的，满共刚了有十斤肉。全队的男女都围着驴肉转，眼睛瞪得溜圆。包队干部和队长黑着脸子威吓：“走吧走吧！谁有胆量私分集体的役畜！”那年头，一句话就绑人，谁还敢嚷嚷！

夜里，包队干部和队长在队房里支起锅，把驴肉煮熟了，两人大嚼一顿，一边剔着牙缝一边商量。队长说：“明早给大伙分，一家分二两也行。”包队干部说：“给公社书记送些才是。”两人商量的半天没有达成协议。包队干部打着呵欠说：“叫憋栓看着，明早再研究。”

你本就住在队房里，叫你看守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吃的时候，却不曾给你一小块驴肉。这会儿，包队干部把剩下的肉做了封号，两人就回家睡觉去了。

我们一帮顽童，一个个三根骨头挑着一颗瘦脑袋，整个晚上都在队房的小栅栏窗户上“刺探军情”，嘴里的涎水滴了尺把长。队干们走了，咱们就拥进去，嚷着要肉吃。你急了，拿整个身子压着肉盆，嘴里连连嚷：“不敢的、不敢的。”像是对我们，又像是对自己。后来，禁不住我们可怜巴巴的相求，你竟揭开了盆子盖。我们像一群小疯狗，转眼间就撕得精光。你说：“明儿，可不敢说是你们吃了，包队干部扣你家口粮的。”

第二天，你一口咬定是你偷吃的，队长和社员全都围着你，揪着你的

白衣领狠狠地咒骂，把你的嘴巴打出血来，血顺着下颌流到脖颈里，鲜红鲜红的，但你一声不吭。

我们这些娃娃虽小，却懂得粮食的珍贵，谁也没有站出来说真话。当然，我们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因为我们全吃了，没有谁拿回去一星半点，这在大人们是不可容忍的！

自那以后，人们就更看不起你，恨透了你，你独吞了那救命的驴肉！

我的记忆中，你还给队里看过西瓜。队长对你说：“憨栓，看西瓜去！”他多叮咛了一句：“任谁到瓜田里都不准随便吃，卖了钱好给大伙分呀。”

你夹了铺盖卷去了，昼夜窝在瓜棚里，守在田埂上。

后来，公社书记来生产队检查工作，也检查到西瓜田里。队长对书记说：“谁看西瓜都不顶憨栓。”书记拍着你黑油油的光膀子，笑着夸你：“好样的，就要这样的社员。”这大概是你平生第一次受到的褒奖。

队长从田里抱上个绿皮的大西瓜，“啪”地打成两半，要请书记尝尝这脆生生的红沙瓤。你眨巴着小小的眼睛说：“不能随便吃，队里有制度哩！”你干巴巴的手按紧了滚圆的大西瓜，手在微微发颤，队长变了脸色。

结果，有一天，队长说：“憨栓，上山放牛去。”你也就去了。

那儿离家说是九十里山路，远不止。没人测量过。生产队在那里设了牛场，原说是要派两人，但后来派不上人，你也不吭气。于是，你就在那片荒漠里一口气放了十几年牛。

说是放牛，其实用不着放的。那些牛，在那里生，在那里繁衍。生就的野性，几乎是野牛。它们生活在那周围数十里的沙窝里，愿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愿在哪儿歇息，就在哪儿歇息。渴了，会自己跑到沟底下去喝水。放牛人只是每天到沟边查查牛的踪迹，发现那头牛多日不见，就该到四远的地方诱赶回来，它们跑得太远了；或者留心哪头牛该下巴郎了，去照料照料；也还留心一下，有没有哪头牛被偶然蹿来的野狼所暗算。

那一回，我们三个小伙的任务是用马押回十多条公牛，准备驯服后使